

母亲的心

伍月凤

女人做了母亲,双胞胎的母亲。

女人亲着臂弯里两张粉嫩的小脸,左一下右一下,怎么都亲不够。可女人的心是苦涩的。丈夫在乡村小学教书,路远,一周回一次,来去各半天,在家待一天,指望不上他能帮着照顾孩子。

女人没有工作,丈夫工资不高,嗷嗷待哺的两张小嘴砸吧着,将女人的眉头砸吧成一朵苦菊花。

女人想去乡下接婆婆来帮忙。女人看着婆婆种地、喂猪、拾掇家务,忙到脚不沾地,女人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

婆婆从贴身的衣袋摸出一个鼓鼓囊囊的手绢包,递给女人。婆婆说,乡里开销小,容易挣饱肚子,我在乡里帮你带一个吧。

女人打开,是一把沾着汗气的纸币,女人瞬间鼻子酸了,眼眶也热了。

婆婆抱起早出生两分钟的哥哥,展开一床旧棉被,垫在一个箩筐里,塞成一个软软的婴儿床。哥哥举着小手,头露在被子外面,睡得香甜。

女人吻别哥哥,背着弟弟来到县城,找到一份清洁员工作。每月有几百元贴补家用,女人满足地舒了口气。

女人背着弟弟扫地,怕单位领导有意见,总是最早出去,最迟收工。女人工作的路段,最干净。单位领导就默许了女人的行为。

弟弟会走路了,女人捡到一台别人丢弃的扭扭车,女人用一根布绳子,一头系着车,一头绑着自己的腰。女人地扫到哪,绳子牵到哪,绳子牵到哪,女人的童谣唱到哪,女人的故事就讲到哪。弟弟仰着被风刮红的小脸,“咿呀呀呀”手舞足蹈。再大一点,女人在路旁一棵大树下摆一张小桌,放几本捡来的书,任儿子翻看。弟弟安安静静,看得很认真,弟弟知道母亲的辛苦,从不乱跑,不让女人担心。

女人看着弟弟,想起留在乡下的哥哥,女人在梦里抱他,亲他、喊他的小名,醒来,女人的枕巾能沥出水。女人却舍不得去看大儿子。女人算过,来回的车费、误工费,够给儿子们买十六斤肉。女人安慰自己,看到小儿子,就像看到了大儿子,双胞胎,一模一样的。

孩子们六岁时,丈夫在县城教书的老同学念着同学情分,答应将孩子们招进自己教书的学校读书。

哥哥终于来到女人身边。哥哥黑瘦的身子、黑瘦的脸、怯怯的眼神,看得女人心里发酸。女人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,哥哥头一偏,女人摸了个空;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,哥哥咬着嘴唇,将黑瘦的小手绞在背后,怎么也不放开;吃饭的时候,哥哥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,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莴笋炒肉上,筷子却只伸向一旁的炒青菜;女人检查哥俩的作业,弟弟的作业工工整整,哥哥的作业还是一片空白。女人气得扬起巴掌,却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停在半空。

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,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。初中毕业,哥哥上了一所技术学校,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。弟弟重点初中、重点高中,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,毕业又留校当了教授。

哥哥与弟弟,又像小时候,分开了,越来越远。

弟弟给女人打来电话,也亲自来接女人。弟弟说,要带母亲去北京,让辛苦一辈子的母亲享享清福。女人微笑却坚定地摇着头,一次又一次。

女人把弟弟的照片放在贴身的衣兜里,然后,在哥哥狭小的房子里,刷洗着哥哥工作服上顽固的污渍,给哥哥准点做好一日三餐,张罗着给哥哥娶妻、生子。

女人抱着哥哥的孩子,与北京的弟弟视频,视频里,听到北京的小孙子一声声奶声奶气地叫着奶奶,女人答应着,脸笑成一朵花,也笑出一行泪。女人看着一远一近两个孙子的小脸,心一阵儿甜,一阵儿酸。

几天后,哥哥拿着几张车票递给女人,车票的终点站是北京。女人疑惑地看向哥哥,哥哥挠挠头说,娘,我和弟弟商量了,弟弟帮我在北京找了份工作,我们一起去北京。

女人急忙低下头,任泪滴在怀里孙儿的额头上,晶莹闪亮。

哥哥悄悄扭过头去,看着窗外。窗外,几只小鸟围在一起,“啾啾”鸣叫。

挑麦

唐颖中

初夏的热风里,麦子像新嫁娘般成熟,一垅垅、一茬茬金黄而丰腴。

1976年,我身为插队农村的知青,第一次参与生产队开镰收割麦子,队长让我挑麦,说是割麦我割得慢,跟不上趟。

清晨天刚泛亮,在队长的吆喝声里,我扛起茅担,跟随队里乡亲们来到麦地。茅担,一种农具,木质,形似扁担,两端包铁且尖,将茅担两端插进麦捆,不用拴绳便可挑麦子。

挑麦是体力活,麦捆上肩有技巧,茅担一端插进麦捆,用一只手肘托住茅担,再将茅担另一端插进麦捆,悠悠颤颤地滑上肩膀,男劳力们完成这连贯性的动作,娴熟得像表演似的。我则不行,弓下腰身拼尽力气才能挑起麦捆。

从麦地到打麦的晒场足有二里多田埂路,挑着麦捆,我一步一脚地踩在牛踏过的深浅断续的蹄印里,感觉这样走得稳当些。头顶烈日晒,两天挑下来,我的肩胛皮已经血红发肿,双腿沉重得像灌了铅。晚上回到住的小屋,将出工时准备好的一大茶缸淡盐水,黄牛似的一饮而尽,抹一抹脸上汗水,饭

也不想吃就瘫倒床上不愿动弹。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这挑麦的劳其筋骨,才着实让我感同身受。

尽管劳累,可是我不想歇,这是我第一次亲历冬春辛勤劳作后的收获,麦地里乡亲们挥镰割麦的景况渲染着我。他们站成一排,大片金黄的麦子被他们像剪绒毯似的剪下,整齐地摊在地里,捆麦子的乡亲抱着麦子像抱着自己的娃,脸溢喜悦,麦子被太阳晒过,拂面的风里有着缕缕馨香。

捆麦的大爷见我挑麦挑得很疲惫,便将麦子捆小一点,还帮我将麦捆扶上肩。看着我挑麦迈步时笨拙的姿态,一旁的妇女们就喊住我,教我将肩上的茅担颤起来,每迈一步、让茅担颤一下,麦捆会在肩上有节奏地弹起来,可以省不少力气。我拭着这样挑着走,感觉轻松且有挑担子的状态,农事里真的蕴藏着许些技巧。

约莫七八天,收完地里的麦子,一垛垛金黄的麦子堆在晒场上,连枷响起来,老牛拉着石碌碾场……那季收麦,队里分给我120斤麦子作口粮,这是我第一次收获土地的馈赠,从此,开始了我人生的自食其力。



草原牧歌
汤青 摄

涨水鱼 落水虾

江初昕

进入梅雨季,接连下了几场大雨,一时间山洪爆发,平时清澈温驯的河水一夜之间像疯了似的,变得气势汹汹,桀骜不驯了起来。浑浊的洪水夹杂着泥沙、草根树枝咆哮而来,浊浪排空,轰轰隆隆的水声站在好远都能听得到。所谓“涨水鱼落水虾”指的就是梅雨季节涨大水的时候,容易捞到鱼虾。大哥把楼梯口上的抄网翻出来,拉上我去河边捞鱼去。

捞鱼的抄网有点特别,敞口且宽,把子很长,需力气大的人才能完成。此外还需善于观测水流的走势及缓急,有暗流旋窝和激流的水域是捞不上鱼的。只有选择那些激流旁的平缓水面,才有鱼可捞。大哥深谙此道,每次都能满载而归。对地形也需要熟知,这些都是平时留心观察的结果。原来该处是有一个大坑的,如今,大水上涨,把大坑淹没了,这样的大坑一定是藏鱼的好地方。

面对眼前浑浊的滔滔洪水,激起的飞瀑,飘来的水雾,我却不由自主地心惊胆战。我甚至都不敢站着,只是蹲在地上,生怕猛烈的气浪把我卷入脚下的激流中去。一旁的大哥依旧淡定自如,从容不迫拿起抄网,巡视在涌浪的河边。我拎着一个铅桶走在高高的堤坝上,不敢看一眼湍急的水流。大哥照例从村口方向往上游一路捞去。大哥挽起了裤脚,观测了一阵子,把抄网放入水中,奋力快速捞起,把抄网抵在岸边,然后将其抬起,再把抄网远远递给我。我迅速把抄网翻了过来,倒在地上,里面除了一堆漂浮物以外,也会蹦跳着几条小鱼,几只小虾。我把抄网整理好,大哥又下水捞了几次,终于,捞到了几条稍大的鱼。其实,捞大水鱼是很难捞到大鱼的。大鱼是能够在洪水中

自由游弋。而只有那些小鱼小虾们抵挡不住惊涛骇浪,才会游到平缓的岸边水域。

涨大水后,鱼塘水库里的鱼都“跃塘而逃”,因此,河里的鱼相对多了不少。在石坝下捞鱼往往也会收获颇丰。大水流经石坝,巨大的水流受到石坝的阻挡,落差之间形成了一道汹涌的瀑布。上游下来的鱼儿经过激流冲击下石坝,不少鱼儿受到惊扰,纷纷向空中跃起,随之潜入滔滔洪水中。村民找来竹筏,用木条固定好,防止被大水冲走。之外,在竹筏上面铺上厚厚的草甸,将竹筏推在石坝下。有的鱼儿在空中跃起,不偏不倚落在草甸上,乱草缠身,蹦跳几下就精疲力竭了。将竹筏收回岸边,俯身拾起草甸上的鱼儿,所获不少。

大雨过后,田沟里的水同样暴涨。我们拿来两根木桩深插在田沟里,再用渔网拦住,田沟里的鱼虾瞬间就成了囊中之物了。我和同伴把竹簸箕按进水里,叫同伴从上游用脚踩着田沟两边的杂草一路驱赶下来。快到竹簸箕处,两个合力快速抬起,迅速移到田埂边,竹簸箕里总能捞出泥鳅、龙虾、黄鳝来。捞了半天,铅桶里的鱼虾已经大半桶了。剖了肚,拿回家去,或裹上面粉放在油锅里一炸,或从菜园里摘来刚上市的青椒一炒。青翠的辣椒,焦黄的鱼虾,看着就垂涎三尺,饭量大增,吃了一个满饱。

“一番大水一番鱼。”大水过后,河里的鱼又多了起来,清澈的溪流,翠绿的河道树,一副水美鱼肥的景象。或一块竹排,或一艘小木船,轻轻划动,波光粼粼,渔翁手持渔网用力撒下渔网,顿时,河面上碧波涟漪随之荡漾开来……